品读江西

药都的药

□ 刘 华

刀工横切的中药白芍薄如纸片——白芍飞上天。

樟树有岐黄小镇。岐黄，传说中的中医始祖岐伯与黄帝也，后来这个词成了中医学术的代称。

顾名思义，岐黄小镇应是集医药文化和产业于一体的特色小镇。走进此处别具特色的中医药博物馆，我听到了豪迈的《中国药都之歌》——

……樟树啊一地草木，就是一部《本草纲目》；

樟帮啊一流国药，千年让人口服心服。

樟树啊一街药铺，铺出一条康健之路……

这段歌词令我怦然心动，玩味不止。对了，樟树真是一部铺陈在大地上的《本草纲目》！而这条康健之路的远处，指向三国孙吴时期即出现的卖药且行医的药摊，指向唐代那交易药材的药圩，以及前柜看病卖药、后柜加工制作，谓之“前柜后坊”的药店，指向宋末词人宋远的《意难忘》——目睹宋室飘摇，感叹人生苦短，宋远于不经意间，在词中为樟树留下了“题诗药市，沽酒新丰”的美名。据说，这是樟树医药史上最早直接记载药市的文字。

利益真是启人心智的良药！自古以来，“吃药饭”的樟树人不断创造着、丰富着药材经营方式和手段。宋以后，随着各地药材掮客的交往日益频繁，药材大量拥至，樟树有了类似客栈的货栈，接着，药材货栈扩大营业范围，逐渐衍变为兼有牙行性质的药行，水客急须脱手或急于得手的某些行销药材，药行可以代购代销，樟树由此进一步敞开市场之门，而本地经营药材的商人更多了，出现了囤积药材的转手经营者，靠就地倒卖而获利。逢圩而集的药圩，发展成在东南各省享有一定声望、每日集市的药市。至宋宝祐六年（1258年），在药师院附近，已是药摊遍布、药店林立，樟树药材市场开始定型。

自广州引进的豆蔻、砂仁、乳香、没药、西洋参等舶来洋药，与两广所产的藿香、桂枝、八角茴香等“南药”，经樟树转销中原各地；黄芪、甘草、生地之类的“北药”，则经樟树运往岭南一带。此外，湖南的雄黄、朱砂，至樟树奔赴江浙各省；浙闽的贝母、泽泻等由樟树去了湘黔诸地；樟树本地的枳壳、陈皮、紫苏、黄栀子等药材，则分水陆两路行销南北。南北药材滚滚而来，在此互通有无，走南闯北。

明宣德年间，樟树镇成为全国33个重要税课城镇之一。随着赣江与袁水交汇于樟树镇，当地的药业加工贸易更趋活跃，外地商人云集于此地，樟树成为全国性的药材贸易集散地。明万历《江西省大志》称樟树镇“临大江之滨”，为“天下客货丛聚之处”。明代吏部左侍郎、邑人熊化《樟树镇记》则叹之为“八省通衢之要冲，赣中工商之闹市”，“列肆多食货，若杉材、药物、被服、器械，诸为民用者，百里环至，肩摩于途，皂矾、赤原、綦巾、大布，走东南诸郡”。

在百货当中，最具特色的是药材。樟树港口，终年有成百只专载药物的船只停泊，它几乎成了全国专用药材码头，“吴商蜀贾走骏驰”“帆樯栉比皆药材”，药商“百里环至，肩摩于途”。明崇祯《清江县志》记载：“地产白芍、玄参、苦参、粉葛等药材数十余种。此外，有粤蜀来者，集于樟镇，遂有‘药码头’之号。”“樟滨故商贾凑沓之地也。”可见，樟树的码头，是荟萃全国的药码头。

药码头上，南药、北药络绎不绝，滔滔涌来。郑和下西洋之后，从广州引进交趾、暹罗、苏禄等国的药材，如木香、丁香、藤黄、没药等，品种众多，数量巨大，越大庾岭沿赣江北上至樟树，分别运销川、鄂及中原各省。药码头的盛况，反映到明朝宫廷里，明万历年间，朝廷特地派太监专程到樟树采购宫廷所需药材，这就更加使得樟树药材身价百倍。

至清康乾时期，樟树镇再度步入繁盛发展阶段，“商民乐业，货物充盈”“山水环绕，舟车辐辏，为川广南北药物所总汇，与吴城、景德称江西三大镇”。南北药材纷纷总汇樟树炮制转运，樟树码头终年千帆林立，茶楼酒馆座无虚席。随着樟树成为南国药材集散加工中心，这里药行林立，本地及其周边数县从事药材贸易的人数迅速增加，外地药商开设了50多家药材行号，本地人开设的药材行、号、店、庄达150余家。其中，仅代客买卖、转运的药材行有36家，从业人员3000余人。

明清时期，樟树药商在药业组织上建立“樟帮”，和“京帮”“川帮”并称为全国三大药帮，形成庞大的樟树药业经营网络，行迹所至，遍及全国，以致樟帮在中国医药史上独领风骚，声名远扬。樟帮的成功秘诀首先是远购深销，中医方剂多为复方，一张处方几味乃至几十味药，缺一不可，这就决定了中药材交流、余缺调剂的必要和重要，而中医药界重视药材的产地，尤其推崇正宗地道的药材，樟树药帮针对这一特点，深入药材产区、产地采购，远销稀缺地区；其他秘诀分别是加工增值、创造品牌、医药相济和“重然诺，爱名检”。“天人共鉴”是樟帮的座右铭。由店家楹联“修合虽无人见，存心自有天知”“但愿世间无病，何愁架上生尘”“用药如用兵，岂能不谨慎”“是乃仁术也岂敢欺心，莫道小铺哉焉能误人”等等，足可窥见樟帮行医卖药的行业道德风范。

药不到樟树不齐，药不过樟树不灵。樟树不仅是全国各地药材汇集之地，还是药材加工制作的中心。有一副对联说得好：“东西南北中兼收并蓄，甘辛苦咸酸性味俱全。”樟树药之灵，靠的是独特的药材炮制技艺。几乎所有樟树药帮的店铺都将24字炮制规范制成匾额高悬堂上，道：“遵《肘后》，辨地道；凡炮制，依古法；调丸散，不省料；制虽繁，不惜工。”樟帮有完整的加工炮制技术体系，分为分选、洁净、切制和炮制等过程，就说切制吧，有谚语称：“白芍飞上天，木通不见边，陈皮一条线，半夏鱼鳞片，肉桂薄肚片，黄柏骨牌片，甘草柳叶片，桂枝瓜子片，枳壳凤眼片，川芎蝴蝶双飞片，槟榔切108片，一粒马钱子切206片。”啧啧，刀工讲究吧？其炮制的中药饮片形、色、味、效俱佳，中成药剂型多样，门类齐全，疗效显著。

药之齐、药之灵引得天南海北蜂拥而至的外地药商，时常在樟树逗留三五月之久。樟树迎接客人的有好酒，也有颇为生动的好称谓。药界习惯将各地客商主营的药材品种名称，分别尊奉于各地客商。比如，四川药商为“附片客”，河南为“地黄客”，湖北为“茯苓客”，安徽为“枣皮客”，浙江为“白术客”，湖南为“雄黄客”，福建为“泽泻客”，广东为“陈皮客”，等等。有位枣皮客，名江志华，自18岁起，随父亲到樟树兜销药材，直到73岁。55年间，他总是年底押货而来，次年春脱销而返，从未间断，成为樟树药界的一段佳话，至今仍有老一辈药人感念江氏之诚信。

清诗《樟树镇》这样描述药市的繁盛景象——

水市章江岸，由来药物赊。珍丛来百粤，异产集三巴。鲍靓应频过，韩康或此家。何须乞勾漏，即此问丹砂。

想当年，诗沿着赣江或袁水飘然而至，泊岸于樟树码头，它上岸后，一定是穿行在熙熙攘攘的药里，跻身在纷纷扰扰的酒里。它一定会经过迎风招展的酒旗之下，去往药行；或经过药香袭人的药行，去往酒家。诗和药和酒，对饮成三人。我听到了杯盏碰撞之声，听到了它们的酬唱应和之声。《泊樟树镇》云：“樟树归舟边，停桡问酒沽。病轻求妙药，市闹知通衢。”《临江》称：“废圃种成千树李，女墙围得一城山。”明代理学家陈献章的《次庄定山清江杂兴》一诗，堪称樟树风俗画卷的精品：“竹径旁通沽酒市，桃花乱点钓鱼船。平生独爱孙思邈，自古高人方又圆。”竹径，酒市，钓鱼船，孙思邈，高人……这些形象，正是樟树的特有，樟树的特点，其融汇在一首诗里，简约而醒目地勾画出了樟树的独特风情。

作者尊崇的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邈，乃闻名天下的药王，我多次拜谒端坐于众人仰望中的孙思邈，其像赤面慈颜，五绺长髯，方巾红袍，仪态朴厚。不，曾在閣皂山采药、行医的孙思邈，因医术高超、医德高尚，至今行走在樟树人的口碑上。

诗人们纷纷题诗药市，更有甚者，索性投入了医药研究，乃至药材种植。翻开樟树医药群英谱，令人惊奇的是，不少精英都有仕宦经历，即历代医学、药学名家均出身于儒林，而又弃官从医。官宦士绅习医种药蔚成风气，可谓樟树社会一大景观。它既反映了特定历史环境中士人的现实态度，也证明了中国古代的读书人、士人和医生之间原本就是“燮理相通”，所谓“达者为良相，不达则为良医”是也。明代妇幼科专家聂尚恒，虽身为县令，卓有政声，仍博取精研，刻意医述，医学著述颇丰，名著《奇效医述》正是他当县令时医治疑难重症的诊籍；清初眼科专家邓苑同样当过县令，他为官清正，却对仕宦生涯并不在意，认为“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”，所以经常研读医学书籍，潜心学医，卸职回乡即杜门谢客，致力于“素问之学”，编著完成《一草亭目科全书》，是为清初三大眼科名著之一；清初的熊家骥，在四川一带为官，却以医药驰名四川，在重庆有“药王”之誉，他是治痢专著《治痢慈航》的编者；而清代的毛上溥，虽为举人，却不慕仕途，编撰了一部包罗伤寒、方脉、本草直到外科、妇科、儿科、痘疹等方面内容，共有24卷的医学巨著，名《无底编》。如此等等。

安徽桐城人方以智，明崇祯进士，是天文学家、地理学家、物理学家、生理学家、文学家、音乐家、医药学家、中西医结合学家。他在閣皂山期间，主要致力于经营药圃、驯虎种药，将土茯苓、菊花、紫苏、射干、白术、吴萸、八棱麻等野生药材引入药圃种植。他是中西医汇通的先行者，同时潜心研究药材炮制，亲自进行试验，撰成《药地炮藏》一书，对樟树药材栽培和中药加工炮制有着重大影响，因而被尊为樟树第七文章药王。

“元初四大家”之一的著名诗人范德机，晚年以母老为由不奉诏而归隐家乡，有诗云：“药就篱成蔓，花因径作行。”就是说，那时他已在房前屋后栽花种药了。吸引他归隐家乡的，是“驱鸡不过墙”的安适，还是“药就篱成蔓”的恬美？不管怎样，他倒是开了官绅仕宦种药养花之先声，并影响到清代的临江府官厅。

就像酒把药商邀集在一起，就像药商把药材邀集在一起，诗人也兴致勃勃把药材邀集在诗圃里，把药名邀集在酒桌边。王安石的《和微之药名劝酒》一诗，描绘歌坊瓦舍把盏笑语的场面，抒发人生易老、趁时醉乐的人生观，诗中把“赤车使者”“苁蓉”“珂”“紫芝”“舌香”“陟厘”“珍珠”“金樱”“琥珀”“使君子”“独醒”“酸枣”“没药”“贯众”“乌头”“前白”等药名巧妙地熔于一炉，毫不牵强而别有趣味；樟树人孔平仲则有《药名体诗》，其“题诗非杜若”，意不在药，而主其情，诗人“鄙性常山野”的志趣充溢在字里行间，却于诗句中嵌入了“常山”“甘草”“卷柏”“云实”“木通”“当归”“地龙”等不少药名。

人们总爱把家乡喻作神奇的土地，在我看来，樟树的土地才足够神奇。奇迹一般，铸铜和酿酒，这两种世界共生文化现象一同降生在清江盆地，恍若远古的一轮明月邀集青铜和酒，借着幽幽清辉，在这里把盏对饮；奇迹一般，中医药文化、酒文化、民俗文化，等等，中国传统文化的多个重要组成部分，同样也是这么奇妙地在此共生共荣，仿佛一根藤上的朵朵奇葩，又仿佛漫漫长路上始终亲密相携、踏歌而来的一群旅伴。

我曾多次领略樟树药材交流会盛况。第54届全国药交会开幕前夕，我走进铺陈在大地上的《本草纲目》，穿行于岐黄小镇，穿行于旨在汇聚天下名医、提升中医服务的樟帮中医药一条街，穿行于种植面积超50万亩道地药材播撒的500万吨药香里，情不自禁地拈出采撷于中医药博物馆的药名，戏作歌词一首，且称《药过樟树药才灵》——

婆娑儿，水东哥，使君子，醉宾郎。浙贝川军纷纷来，海马河车路路通。用药如用兵，妙手能回春。天下有药八百方，哪怕人间四百病。

山慈姑，珍珠母，黄花女，雪衣娘。生地熟地一见喜，客无远近百般亲。和气能生财，济世靠仁心。弄玉合欢望当归，茴香含笑盼迎春。

鹿衔草，马兜铃，下山虎，过江龙。连翘百步红娘子，独活千年白头翁。心宽为良方，人和福临门。秤杆一字两头平，药过樟树药才灵。

见笑，见笑。不过，虽为戏作，大约亦可窥见药齐药灵之真谛、药都精神之烛照吧？

（本文配图由樟树市委宣传部提供）

心香一瓣

当时明月在

□ 夏 磊

住在城里，经常感觉不到夜晚的降临，外面天还没黑，家里因采光不好已早早地亮起了灯。天空渐渐变暗，里面渐渐明亮，白天和黑夜就在这此消彼长中悄然更替了。

秋天的一个晚上，吃饭，洗碗，看手机，一如平常。忽然四周一声轻响，是停电了。其实停电本来是没声音的，是因为所有的电器突然停止，瞬间安静，倒反而像是带了点声音似的。突然停电，第一个惊叫的是孩子，他的惊讶不是因为断电，而是他发现原来在黑夜里，外面竟比家里亮了许多。

一家人都坐在了阳台上，我们同时觉得，已经很久没看过月亮了。

快要月中了，月亮大半圆，很明亮，月朗星稀，星星只在更远的天际忽闪着。月光洒在停了电的城市里，平日璀璨夺目的楼房忽然变得黑一块白一块的，还原了本来面目。许是一场秋雨的缘故，天空很明净，月色很清朗。秋天的月亮似乎总带点凉意，洒在空气里，空气就变得更透；洒在人身上，仿佛一下就穿过了衣服，凉凉地贴在了肌肤上。月色撩人，大约说的就是这种感觉吧。

同样一方天，同样一轮月，抬头仰望，中国人和外国人感受是不一样的，古人和今人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。我们是个农耕大国，在那刀耕火种的年代，月亮在漫漫长夜里充当了光明和温暖、寄托愿望和传递相思的角色，我们把最美好的诗句毫不吝啬地送给了它，把在白天和人前不便表达的情感一齐向着它倾诉。“青天有月来几时，我今停杯一问之。”我们早就把月亮当作一个知己来看待了。

没有月亮的晚上，天上有一条银河，西方叫“圣雅克”之路，路边上还有马车似的“灵魂之车”。而在我们的眼里，这是一条河，河边上站着牛郎织女，当有一天河里出现好多亮点的时候，那就是无数喜鹊搭成的鹊桥，鹊桥的上面，一对男女正在倾诉相思之苦。

我把这些说给孩子听，他边听边出神地望着月亮，后来他问我为什么以前没把这么好的故事告诉他，我竟一时语塞。是啊，曾几何时，我们还把月亮当作许多情感的寄托，可如今，又有谁会出神地望它一眼呢？若不是停电，城里的人们怎么会想起天上还有一轮明月呢！

这个晚上，我把我能想得起来的关于月亮的诗词全部吟诵了一遍，最后停在“不知乘月几人归，落月摇情满江树”。谁知道什么时候再停电呢？像这样一个秋夜更是不知以后还能不能碰得到，我们什么时候还能回到月色如洗的日子呢？

接下来我说，其实今晚的月色真是很一般，最美的月色是山中的。也许是山上离天较近的缘故，月亮更明亮，人在山里走，月亮一会儿在山头，露出半个脸；一会儿在树梢，光影婆娑；一会儿又躲进山后，半天不出来。尽管四周非常安静，尽管山中人烟稀少，但一点都不觉得怕，因为总觉得有个伴跟着，有时竟想坐下来，看着月亮慢慢地从宝蓝色的天空滑过。做野外工作的时候，我们地质队员许多次就沉浸在这样的月色里。那时我们从来没觉得孤寂，反而心里妥妥帖帖的，我们每天都和绿水青山打交道，当然懂得欣赏它们并且爱护它们，身处其中怎么会不深感荣幸而又气定神闲呢。我想这就是我们人类与自然相处时该有的感觉吧。人们应该爱着自然，不只因为自然美丽的样子，还因为我们自己在自然界里健康的样子。

留在我记忆深处，永远都挥之不去的是小时候在夏夜乘凉时看到的月亮。也许是时间久远的缘故，现在想起来，那时的月影特别朦胧。天空无比的纯净，乡下人坐在晒场上东一句西一句地聊着。夜渐渐深了，大人还没有回家睡觉的意思，小孩就在竹床上和草席上睡下了。偶尔一睁眼，就模模糊糊看到天上的月亮。乡下人有时会说一些神神怪怪的事情，于是朦胧的月色和着遥远的传说一起进入了孩子的梦乡，这样的记忆真是魂牵梦萦，从来不需要想起，永远都不会忘记。人在艰难的时候，有这样的东西想一想，还有什么放不下，还有什么过不去呢。

生活中有许多事就是这样，每天都看到，时时都拥有的东西，不会觉得怎么珍贵，甚至很久不见也不会去挂念，因为你知道它不会走，它一直在那里。的确，它永远都在那里，就像身在远方的亲人，他的关爱、他的挂念，可能不太具体，可能从来都不曾流露，但是无论走到哪里，你都知道，他和他的爱在那里，自己并不孤单。“当时明月在，曾照彩云归”，我们还记得那些美丽的时光里的明月彩云吗？

月光如水，照耀着天下苍生。如果今天不停电，如果我们没有看到它，它也一样悬在我们的头上，那么我们就会错过一个小小的惊喜、一段温暖的时光，以及心弦的一次轻轻拨动。当然，即使错过也不能算多大的遗憾，但如果把人生当作一个乐章，这个乐章能否演奏得完美，其实就在于心弦的每一次拨动。

晚上一直没来电，我们也都没看手机。临睡前，我跟孩子说，既然觉得今晚的月亮这么好，那不妨过一段时间就看一次，如果没看，最好提醒一下自己，天上有一轮亮汪汪的月亮，正把清辉洒在我们的屋顶和窗台上，有一会儿，月光还像薄纱一样丝滑地覆盖在你的脸上呢。

砚边吮毫

一枚桑叶入禅溪

□ 罗张琴

阳光，经由青原山密密匝匝的林木漏照，饱含清汁。从左而右，环拥着青原山净居寺向前流淌的禅溪，宛若一条洁净银蛇。

一径溪声满，四山天影圆。一枚新生的桑叶在风的鼓动下，挣脱枝丫的牵绊，开始在禅溪中沉浮出没。没有人知道，它的目的地是哪。只有不远处的赣江，如母亲般张开双臂，微笑着，在等待什么。

蜿蜒往北的赣江，流经吉安时，遇青原山阻挡，江水折向西面，绕过山体后再向北去。江水漾洄处，距青原山七八里地远，有一座名叫“永和”的千年古镇，创烧于晚唐、兴于五代、极盛于南宋、衰于元末的吉州窑遗址，就坐落在古镇西侧一块约2公里长、1公里宽的平地上。

时光深处，宋朝的那枚桑叶是否也是顺禅溪而下而飘入吉州窑的？

山下，吉州窑窑火通明。高处冥想的桑叶瞬间顿悟，义无反顾离开枝头，以问道的仪态，飞身入吉州窑，择一只泥碗静穆栖存。接纳桑叶的那只泥碗，与它的上千族类一起，被窑工依次装进长五六十米、呈斜坡状的“龙窑”里。水与泥，木与火，十几个小时、约1300℃高温淬炼，桑叶泥碗在火中涅槃。如果窑工有心，一定能留意到它的与众不同。

四野深邃的漆黑釉色，满目青山的桑叶纹理。桑叶泥碗横空出窑，变身为惊艳了时空的木叶纹盏。火中发酵、水中重生的美，如宋朝文人画，看着静气怡人，实有万千张力。从此，繁华的、沉默的，得意的、失意的，富裕的、潦倒的，和平的、战乱的……历史的所有表情，似乎都可以在它拙中藏巧的一碗茶水中，松弛下来。

喝茶的人，端着这具木叶纹盏，慢慢品悟：热闹表面的寻常人生，不断堆叠追求，生怕繁叶落尽，殊不知，各类繁叶，确确乎都是会落尽的，所有关于追求的堆叠，铺到最后，只怕都成了那缠身的蔓藤；只有静水流深的悟道人生，才能参悟体露金风的无限通透，才能体会盏中桑叶向死而生的人生哲学。看吧，只需一注水，死去的生命便立马能在碗中鲜活如初、似光游动。

“宋时，瓷器出庐陵之永和市。”在兴斗茶、尚禅学的宋代，美学核心就是文学和禅。向死而生的桑叶有文学气质，木叶纹盏之美接近禅的味道。六街三市七十二条花街，几万窑工从四面八方汇聚于永和，以诚信仁义为本，赚下千金万银。瓷器出窑，拉至码头装船，溯赣江而上，入珠江水系，过南海进入太平洋、印度洋；顺赣江而下，经鄱阳湖入长江，入太平洋，吉州窑“器走天下”。事实上，两宋时期，行政区划只有州郡县，并无市，为什么史书上会把永和镇称为永和市呢？思来想去，这“市”，当是交易市场的意思，也就是说，宋时的永和是一个商业化程度很高的城镇。

不过，世事兴衰，所谓繁华，到头都是过眼烟云。眼前的永和，七十二花街早已湮埋地底，二十四座吉州窑古窑包如岗似岭，静静诉说。只有用匣钵镶嵌出的“金钱花”图案，透过路面青苔，依稀可辨；只有当年陶工采挖陶土形成的大小土坑以蓄水池的模样，指认过往。

关于吉州窑衰落的缘由，学术上有几种说法。一种说赋税太重；一种说瓷土资源枯竭；一种说元代国人审美发生变化，宋代尚黑、崇写意的审美不复盛行，朝廷强行关了吉州窑，开始全力扶持景德镇窑；还有一种说与文天祥有关，说他带走数千窑工，起兵勤王。

历史的谜团自有历史学家去破译。作为庐陵后裔，我从心底更愿意相信窑工是被文天祥的民族大义所激荡而出吉州的，就像我坚持相信那枚向死而生的桑叶，是出自青原山、顺禅溪而入吉州窑一样。

井冈山 第2286期 邮箱：cuilan1972@sina.com 电话：0791-86849202